

◆理學六家詩鈔

◆靈魂與心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46

錢賓四先生全集

◆理學六家詩鈔
◆靈魂與心

聯經



A89015

錢賓四先生全集

46

理學六家詩鈔

錢 穆 著



錢賓四先生全集④⑥

靈魂與心

錢 穆 著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年，錢賓四先生撰就朱子新學案五大冊，凡百數十萬言。撰著期間，嘗隨手選鈔朱子詩愛誦者爲一編。及日本承認大陸政權，繼以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先生心情不安，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以自遣。於是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嗣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以成本書。先生自謂：「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學家，愛誦之詩尚不少，惟以此六家爲主。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一要項。余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也。」理學諸儒篤敬爲人，闡明正學，而世之議者，或疑其人多乏文學情味；先生之編錄是書，殆亦有意糾改世俗之偏見。又讀其人詩作，可見其生活之一斑，亦可藉探其人思想學問之微，以補各家年譜、文集之不足，則斯編亦可謂已開示學者進窺理學一新門徑。先生之選輯六家詩，每家皆踰百首，自民國六十年冬，以迄翌年春竣事。又越年，六十二年秋始付印。先

生親任校字既竟，乃獲見高子未刊稿鈔本六冊，又增選二十六題三十首，爲景逸未刊詩鈔。六十年元月由臺灣中華書局初版。

今以原版爲底本，邵、朱、陳、王四家並據四部叢刊本覆校；其中陳白沙自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以下十餘首，先生原依四庫全書本補鈔，今亦據四庫本校對。最後兩家，景逸詩鈔據四庫全書高子遺書本，桴亭詩鈔則據陸桴亭先生遺書本。先生於每家前，又各撰別傳一篇。今除校改若干誤植文字外，悉增標私名號、書名號及引號等，以便讀者閱讀。疏漏之處，尙祈讀者指正。

本書由錢行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宋儒金履祥輯有濂洛風雅一編，上自濂溪、康節、橫渠、二程，下迄宋末，凡近五十人。采其辭、賦、箴、銘、誠、贊、誄、祭、詩、歌、樂府諸體四百數十首，分爲六卷。唐良瑞爲之序，有曰：「味其詩而泝其志，誦其詞而尋其學；言有教，篇有感。」余之斯鈔，略近其意，而體裁不同。專鈔詩篇，他皆不及。又僅於宋、明、清三代取康節、晦菴、白沙、陽明、景逸、桴亭六家，每家鈔踰百首。讀者進而窺其全集，又進而旁及諸家，庶知理學宗旨，本在陶鑄性情，挖揚風雅，固不如一般所疑，其言則勃窣理窟，其人則木強枯槁，拘謹狹隘，以不近人情相譏，是爲不知理學之眞。

理學者，所以學爲人。爲人之道，端在平常日用之間。而平常日用，則必以胸懷灑落、情意恬淡爲能事。惟其能此，始可體道悟眞，日臻精微。而要其極，亦必以日常人生之灑落恬淡爲歸。

宿。至於治平勳業，垂世著作，立功立言，斯則際會不同，才性有異，亦可謂是理學之餘事，不當專憑以作一概之衡量。

斯鈔一以顯示作者之日常人生爲主。所鈔六家，固皆一代之魁傑，理學之宗師，外論其時代，內窺其性情，既已各別不同，其論學宗旨，亦復相殊互異。然觀其平常日用間之胸懷意境，灑落恬淡，則大體相若。可證此乃理學家之共同嚮往與其共同躬修之所在。其所鈔之第二標準，則爲諸家之論學語。以此論詩，若所不宜，然亦見理學詩之一種特殊面貌，可備詩中之一格。至於格律聲色，爲一般論詩者所重，斯鈔轉不經意。然即以詩言，此六家在宋、明、清三代詩人中，亦可列上選而無媿。

康節詩最爲創新，誠可謂之是理學詩。白沙有意追摹。然兩人一居城市，一隱海濱。康節於物理、史迹，研窮廣泛，著述亦豐，數學尤其絕業；而白沙則一片空明，除刻意吟詩外，其他似少厝意。然明代理學家，每以白沙、陽明並稱。可見理學重在人生日用。而人生日用之所重，則在其情懷境界。白沙乃以一詩人而高踞理學上座，可窺此中消息矣。

晦翁詩澹雅淳古，上規選體。跨越宋、唐，卓然不倫。以詩人標準言之，晦翁亦爲巨擘。陽明早年溺意辭章，其詩亦詩人之詩也。兩家原集皆以年代編次。茲所鈔遠遊篇，乃晦翁十九歲所

作；寫真一絕，距其易簪僅一月；首尾宛然。其詩集不啻其年譜，惟亦間有參差。如第十卷諸詩，與「樂府」同帙，皆編在九卷寫真一絕之後，知乃隨後絡續所收。又如追和陸子壽一詩，應在兩人鉛山再晤時，而編入鵝湖初會之年。斯鈔只仍原集次序，未能一一加以辨正。陽明詩分編標題，最爲明白。讀者能將兩家年譜與詩集並讀，則各詩中之時地與其本事，皆可一一考索。今亦未能逐篇詮註，以待讀者之自尋。又兩家思想學問之與年俱進，有一詩之微，旁見側出，可以補年譜、文集之不足者。如陽明江西詩太極巖「始信心非明鏡臺」之句，足與其天泉橋「四句教」相闡發，此則脫口而出，不易得之文集、語錄中也。

景逸不多作詩，其遺書亦渺流傳，故斯編特多加鈔錄。其論學在朱、王之間。中年以後，杜門隱淪，跡近邵、陳。然其詩率真清淡，乃亦與邵、陳之絢爛縱肆有別。三家原集，皆以詩體分，不以年代編，此鈔亦一一仍之。

六家中惟桴亭遭遇特酷。生值易世，堅貞不仕。生事窮窘，茹苦更深。故其詩多幽憂沉痛之辭。然其近於入屈者，亦終自歸於陶。其心情之灑落恬淡，亦與前五家無殊致。桴亭詩編年可與年譜並讀，一如朱、王。斯編亦摘錄特多，以見明遺民在當時生活之一斑。

讀者得斯鈔，可供進窺理學一新門徑。若擺棄理學觀點，純以詩求，詩以言志，亦可以眞得

風雅之遺響。果能忘其爲詩，一吟一詠，直向自己性情日用中反身默會，則誠如程伊川言：「未讀論語前是此一人，讀論語後將會另是一人，此始爲善讀論語。」斯鈔竊亦有意於此，以待讀者之善求。

靈

魂

與

心

錢

穆

出版說明

西方思想中，「靈魂」一觀念顯佔重要地位。靈魂與肉體對立，引申而爲感官與理性對立、精神與物質對立，由此產生西方哲學中之二元觀。中國人非不言魂魄鬼神，唯其曰神曰魂，皆與西方意思不同。中國人極重心靈生活，然其所偏重實在「心」而不在飄渺之「靈魂」。故孔孟以還儒家思想即以心性論爲特長，而中國哲學亦自然形成直指人心一元論的人生觀與宇宙觀。西方人言靈魂不朽，因寄意於上帝與天堂；中國人之不朽，則只在人世間，只在古往今來心與心之交流上。

本書集錢賓四先生論靈魂與心與鬼神與魂魄與宗教與葬祭與生命之十二篇文字而成。最早之一文，爲民國三十一年先生初喪母時所作論古代對於魂魄及葬祭之觀念；最晚之文，則皆作於民國六十四年總統蔣公逝世後數月之間，包括再論靈魂與心之屬，凡五篇。先生雖自謙諸文未必能

「於此宇宙人生之奇祕有所解答」，而其深心所在，則仍不外揭揚中國古哲之高情曠識，尤望中國獨特之思想文化能有以補益於今日「上帝迷失」之世界。

此書初版在民國六十五年二月，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版行。今整理先生全集，爰依新例加入書名號、私名號及重點引號，並查對全部古籍引文，改正原有誤植文字。又遺稿中有一稿未題篇名，先生自言作於靈魂與心一文之後而續有所闡申，今亦增附本書之末以爲「附錄」。

本書之整理，由江敏華小姐負責。

自序

余生鄉村間，聚族而居。一村當近百家，皆同姓同族。婚喪喜慶，必相會合，而喪葬尤嚴重，老幼畢集。歲時祭祀祠堂墳墓，爲人生一大場合。長老傳述祖先故事，又有各家非常奇怪之事，夏夜乘涼，冬晨曝陽，述說弗衰。遂若鬼世界與人世界，緊密相繫，不可相割。及長，稍窺書籍，乃知古先聖哲遺言舊訓，若與我童年所聞，絕非一事。中心滋疑，懷不能釋。

年事益長，見聞益廣，又知西方宗教、哲學、科學，其論宇宙人生，皆與我夙所存想不同。人生有此一大問題，乃知非我淺陋愚昧所能解決。語之人，資爲談助，可以歷時移辰不倦不休，然亦不能引人對此作深切之研究。余既不信教，亦不通科學、哲學，則亦惟有安於其淺陋愚昧而止。

偶亦返於自幼所讀舊籍，於中國古先聖哲遺言舊訓，時覺咀嚼不盡，其味無窮。其於解決此

宇宙人生大問題，是否確當，余不敢言。然於余之淺陋愚昧，奉以終生，時加尋繹，乃若有一軌途，可以使余砭砭孳孳而不倦。偶有感觸，於此問題，乃亦時有撰述。非敢謂於此宇宙人生之奇祕有所解答，實亦聊抒余心之所存想而止。

最近又偶有所感，隨筆抒寫，忽得五篇，而余年亦已八十有一矣。因回檢舊稿所存，最先當起於民國三十一年，余年四十八，有一題，題名論古代對於鬼魂及葬祭之觀念。其時余新喪母，又道途遠隔，未能親奉葬祭之禮，乃涉筆偶及於此，距今已三十四年矣。此下遞有撰述，彙而存之。雖各篇所見，容有不同，而大體則一貫相承。雖措辭容有重複，然要之可以各自成篇。一依其舊，亦見余個人對此問題歷年存想累積之真相。亦有自己學問稍有長進，於舊時見解略有改定，然對此大問題之大觀點，則三十四年實無大改進。淺陋愚昧，則亦惟此而止矣。

今彙刊此編，而名其書曰靈魂與心，是亦編中一篇名，成稿於民國三十四年，距今亦適三十年矣。因編中所論，皆與靈魂與心有關係。人有靈魂與否，至今不可知。然人各有心，則各自反躬撫膺而可知。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讀斯編者，各就所知，是亦可以相悅而解，固不必相尋於荒漠無何有之鄉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春植樹節後三日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一。

理學六家詩鈔 目次

自序·····	三
邵康節別傳·····	一
康節詩鈔·····	五
朱晦菴別傳·····	五三
晦菴詩鈔·····	五七
陳白沙別傳·····	一〇一
白沙詩鈔·····	一〇五
王陽明別傳·····	一四一